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六至九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汪本中

謄録貢生臣王汝盤

謄録監生臣周謨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十有二月己亥朔檢校少保鎮寧鎮信等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黄州制置使岳飛遷招討使　帶御器械神武中軍都統制權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併中軍隷殿前司　沂中自劉錫之罷已暫權殿前司至此真除也自五軍

外又置選鋒護聖二軍每軍皆有統制仍令沂中具名申樞密院給降付身（給付身指揮在是月己酉）直秘閣宋萬年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日歷萬年去年五月己亥自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轉一官利路提刑題名萬年七年十月乃以右中大夫直徽猷閣到任）詔果州團練推官王利用知陰平縣丁則江原縣丞馮時行知蒼溪縣常明左廸功郎曹彥時並召赴都堂審察如未能遠來令宣撫司與陞擢差遣則晉原人時行巴縣人明安民孫也先是祠部員外郎楊晨撫諭川陝還薦利用等才行于朝故

有是命　中書門下省奏累據臣寮陳請乞淮南川陜荆襄等路行屯田之制以裕軍食乃命學士草詔諭諸帥如所請　詔閤門祗候孫崇節特差幹辦儀鸞司指揮勿行先是閤門得旨行下而言者以謂自来未有閤門承受聖旨除臣僚差遣條法深恐自此沿習為例中外臣僚因奏對之際干求差遣上累聖德此事雖小所繫甚大望賜追寢仍詔大臣今後傳宣内降或官司申乞奏審而不依法律者並依祖宗法許中書密院及所

屬官司執奏故有是旨崇節差遣以十一月辛巳得旨今但附寢命之日

庚子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唐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徽州以煇引疾有請也　詔神武係北齊軍號久欲釐正按神武乃高歡謚號此云北齊軍號未詳宜以行營護軍為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劉光世所部人馬稱左護軍吳玠所部人馬稱右護軍並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熊克小歷稱並聽本路宣撫司節制此時湖北未置宣撫也克云川陝右軍後亦謂之右護軍此亦鹵莽今不取　王彥所部人馬稱前護副軍聽

荆南安撫司節制應統制官已下請給資任軍分如舊
中護軍者本張俊所將信德府部曲後以忠銳諸將及
張俊親兵與張用李横閻皐之衆隸之前護軍者本韓
世忠所將慶源府部曲後以張遇曹成馬友李宏巨師
古王瓊崔增之衆隸之後護軍者本岳飛所將河北部
曲後以韓京吴錫李山趙秉淵任士安之衆隸之左護
軍者本劉光世鄜延部曲其後王德酈瓊靳賽自以其
衆隸之右護軍者本吴玠涇原部曲後得秦鳳散卒及

劉子羽關師古之衆隷之前護副軍者本王彥河北所招部曲其後稍以金州禁卒隷之至是俊與世忠光世軍最多玠次之飛又次之彥兵視諸將最少自渡江以後三衙名存實亡逮趙鼎張浚並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隷殿前司解潛部曲隷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隷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其衆特盛潛之軍纔二千餘漸所統烏合之兵而已顏漸今月乙巳差充湖南安撫司使喚其兵以壬寅日隷步軍司今併附此

言者論行在職事官

凡有除授畫降指揮承襲舊例日下供職此無補於事適足以長奔競之風又有不可者方除命之出合於人望者固無可言儻未愜於公論則御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以繳給事中得以駁與其追寢於供職之後曷若改正於未行之前不為反汗也執政大臣人主之所體貌天下視之以為矜式進退之際其舉措尤當慎也至於軍旅急切之事有司之不可一日闕者自可臨時別降指揮勿以為例此當從權權非反經之謂相時之宜

權事之輕重而已伏望特降指揮除去舊例亦所以訓迪列位勵其風節從之　詔四川制置大使司奏稟急速事許赴入内内侍省投進用席益請也

辛未趙鼎等奏應都督府軍馬並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應軍馬未有不入三衙者今釐正之甚善他日差出即降旨聽某將節制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

權戶部侍郎王俁言致治之要無他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而已然則守法者有司之事也自兵火以來雖案牘

散亡而嘉祐舊典紹興新書與夫通用專法纖悉具存奈何比年以來官失其守廢法用例其獘滋甚如立功之賞不可以一揆也彼重而此輕則必引重以為例死事之澤不可以一律也甲多而乙少則必引甲以為例以至遷轉補授之差請給蠲減之異如此之類不可槩舉有司動輒援引以請甚者巧為附益規紊朝聽初則曰與例稍同又其次則曰與例相類一字之別去法愈遠不啻倍蓰什伯千萬然也所以恩歸於下怨集於上

人不退聽事益增多為治之害孰大於此伏望明詔大臣除刑寺斷例合依舊存留照用外其餘委官悉取已行之例精加詳定有不戾於法而可行於時者參訂修潤附入本例嚴戒有司自今以始悉遵成憲毋得受理敢有弗率必罰無赦詔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官取索措置條具申尚書省自南渡以来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决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為叢冗至是趙鼎因請委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為中制立為定法付之

有司遵守而行吏無所肆其姦矣熊克小歷略載此事於今年八月末又不出俁奏請實甚誤也按今年八月戊午止是編集糧審院續降指揮今移附此

壬寅中書舍人兼直史館任申先陞充史館修撰先是范冲以待制兼修撰而舍人當在待制之上故改命焉

吏部尚書孫近等乞依宰執例裁減俸給不許已而臺諫近戚諸大將相繼有請上悉以不允答之　詔龍圖閣待制耿延禧端明殿學士董耘保靜軍承宣使高則帥府舊僚令所在州各賜田五頃言者論其不可遂

止　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吴表臣試秘書少監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罷帶御器械以沂中自言職事相妨故也　親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江西路兵馬都監閤皐為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都監先是四川置制大使席益將湖南兵自隨以皐兼親兵統制故有是命

乙巳詔以翠羽為服飾者依銷金罪賞並徒三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工匠同之鄰里不覺察者抵罪賞錢二

百千已造者三日不毁棄同此以諸王宫大小學教授錢覩復有請也既而文思院言學士院書誥禁中應奉班直行門等賜帶覩察使已上牌印册寶法物皆合用塗金誥令如舊文思院申明在六年正月乙亥　江西轉運司奉朝旨措置賑濟事件乞支降本路實催苗米五七萬石委提舉司以州縣災傷分數取撥比市價減錢十分之三零細出糶仍令州縣勸諭有力之家入納粳米每一千石補迪功或承信郎便作官户免丁身差役本路帥司舉

辟合入差遣入納稻穀每二千石依入納米斛補官例

第四等已下户本户秋料全放十分者並賑貸為種更

不取息仍令州縣勸誘商賈出給公據往秋收處收糴

斛㪷免納斛㪷力勝稅錢仍每米一百石許附帶別色

行貨約計一百貫沿路與免收稅錢三分令州縣密切

詢訪傳塌興販見有斛㪷之人勸諭令依元收糴時價

量取利息責認石㪷數目出糶接濟闕食之民雖放稅

不及七分縣分亦許賑給若常平穀不足聽取撥入納

穀米支給候將來有納到義倉斛㪷却行撥還州縣當職官賑濟有方使饑民安業者委提舉司保明提刑司覈實申奏朝廷優與旌賞都省勘會取撥苗米及許入納米穀補官不行外餘從之

丙午詔韓世忠錢糧專令兩浙都轉運使李迨應副先是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在楚州應副世忠錢糧至是成憲赴朝稟議因乞外任宮廟故改命焉　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復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主管

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為北
討計乃自名子羽令諭指西帥且察邊備虛實故有是
命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為江南東路馬步軍
副總管帶御器械以其親兵遥隸步軍司　徽猷閣待
制新知靜江府胡舜陟言伏覩熙寧間王安石當國變
祖宗畫一之制創立新法而保甲居其一當時宗公元
老如曾公亮富弼文彦博力爭以為不可行司馬光亦
累章數其失安石好勝遂非必欲行之京畿三路不勝

其擾元豐年諸路盜賊蜂起皆保甲為之本欲禦寇乃自為寇善良受患惡少得志至元祐間司馬光秉政一切罷去民獲蘇息盜亦銷弭及章惇蔡京祖述安石弊法而侈大之復行之於東南雖不授弓弩教之戰陣然於一鄉之中以二百五十家為保差五小保長十大保長一保副一保正號為一都凡州縣之徭役公家之科敷縣官之使令監司之迎送一州一縣之庶事皆責辦於都保之中故民當正副必破其家大小保長日被追

呼不離公門廢其耕農之業今民遭差役者如驅之就死地必多方曲計以圖苟免吏縁為姦賕狼籍富者以賂逃役貧者舉家逺遁臣出守五郡每視訟牒之中理訴差役十常七八民之惡役如此未甞不為之痛心竊原立法之意不過欲便於捕盗耳然盗之小者雖無此法鄰里利害所同必能協力掩捕盗之大者使有此法豈足以當之近時淮西劇寇充斥保甲皆為俘虜未聞有一縣一鄉而能捍禦者於盗則不能擒制於民則

徒有騷擾豈若祖宗時耆長壯丁之為利乎蓋祖宗時於第一第二等戶差耆長第四第五等戶差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三人而已今保甲於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役者數多免者極少此不若耆長壯丁之為寬也祖宗時所差耆長無形勢官莊寄任之限但品官之家則以不該蔭贖人及管莊田人代充其餘家長衹應老疾者以次家人充今之差役品官之家及老幼疾病者免焉不若耆長壯丁之法為均也惟

寛則民不勞惟均則民不怨此祖宗良法萬世而無弊者也昔嘗以此安邦保民致太平矣今尚何疑而不行哉朝廷欲養民力固邦本以建中興之業守臣欲以民之利病告於朝廷皆無先於此者伏望特降睿旨討論耆長壯丁之法而行之罷去保甲以救疲瘵之民天下幸甚詔户部勘當申省其後户部言已有四月已未指揮乞令常平司鈐束州縣毋得差委非本耆保事及赴衙集祇應違者按舉從之十二月戊辰行下　給事中張致遠

言艱難以來縣令每不得其人黎元受弊無以赴訴臣嘗求其故正由資格大廢為令輕賤之所致也望令三省檢會薦舉縣令預籍記之人悉與堂除大縣內京朝官見待次京局或未關陞而待次通判者仍與借服色他日以應郎曹侍從之選若賢才有所旌别資格亦不盡廢明分守息奔競則百里之寄固士大夫之所願也

詔三省一就措置

己酉趙鼎奏謝因足疾蒙賜珍劑上曰藥所以攻疾疾

良已則當却藥或者烹煉金石餌之徒耗真氣非養生之道豈唯治身雖國亦然張浚曰秦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而自速其禍此可以為戒　給事中吕祉言近制行在職事官係朝廷擢用類多疎遠不獲一望清光故特延見訪問所以求賢審官詢事考言惠至博也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獻納乃其職也豈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例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數從之熊克小歴載此事於

十一月十一日庚辰按祉是月十三日始除給事中其實祉上此奏在十二月十一日己酉克蓋差一月也

庚戌拱衛大夫泰州刺史都督府中軍統制軍馬吳錫為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兼都督府軍統制按督府都統制乃馬擴而左軍統制杜湛前軍統制王進選鋒軍統制中世景摧鋒軍統制韓京皆出戍於外右軍後軍統制未見姓名當考

辛亥上與趙鼎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彼此四方人才宜參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豈限南北

大理卿張祁充祕閣修撰知饒州　右迪功郎朱敦儒

既受官上命德慶府以禮敦遣赴行在既至入對遂有是命　尚書金部員外郎張成憲直秘閣提點淮南西路刑獄公事　權户部侍郎王俣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當講究長策細大不遺斯為盡善庶幾日增月積漸致富實臣愚見畧陳五事一曰去冗食之兵二曰損有餘之禄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銷毀之寶五曰修平準之法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兵多而不精則冗食者衆冗食

者衆則勇怯不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冗食之兵不惟徒費糧餉取敗之道故治軍之法戰兵之外車御火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舍是則為冗食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間未嘗入隊不堪披帶者尚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無用之人非計也不如委自將帥盡加澄汰付之漕臣籍荒閑之田計口分授官為借貸給與牛種使之墾闢仍且與減半支給錢糧俟秋熟之時便罷請給一歲之後量立租課且以萬人為率每歲所

減米十餘萬石錢四十餘萬緡絹布五萬餘匹況又有租課所入哉儲此以養戰士非小補也艱難以來流品猥衆進用殊常而制祿之數一循舊法理宜不給欲乞應内外文武官俸給等以緡計者自百千以上每千減半有兼職者通計並候事平日依舊如此則裁損雖衆不及小官怨而易行夫復何患自軍興以来十年於兹財用所出大則資之民力其次則資之商賈無不自竭以奉其上惟是釋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計郡以萬

計不稼不穡坐食吾民其隱漏稅賦暗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臣謂宜酌古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贍軍人歲五㪷依稅限送納凡居禪坊及西北流寓者特與蠲免於以少舒民力不為過也自艱難以來饒虔兩司鼓鑄遂虧而江浙之民巧為有素銷毀錢寶習以成風其最甚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蘇湖浙東之蠡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十數錢器成之日即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

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兩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偽境不知幾何乞明詔有司申嚴銅禁屏絶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律除公私不可闕之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以後官鑄出賣外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賞並令納官量給銅價令分撥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昔無事之時在京則有平準務在外則有平貨務邊計之餘内裨國用無慮二十萬緡其效固已可見况今日師旅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於行在置平準務次及諸路

要會去處各置平貨務以廣利源誠非小補俟其就緒置使領之此五事者儻有可採乞令有司講究條畫排斥浮議斷以必行詔戶工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　殿中侍御史周葵言州縣人戶自兵馬盜賊殘破之餘困於軍期例多貧乏望將蔡京父子王黼李邦彥等給使減年及其他恩澤補官并童貫梁師成朱勔等妄作名目補充大小使臣之家並不理當官戶一例選募充役庶幾少寬貧民下戶之力事下吏部其後吏部言給使

授官於本選無理為官户之文其蔡京等他恩補官及童貫等妄作名目之人乞如所奏從之明年正月丁丑行下

壬子尚書吏部員外郎周秘守監察御史　詔王寀追復朝奉大夫寀江州人嘗為親衛中郎政和末坐詐為天神示現誅死至是用其家請而復之後省疏其罪命遂格

癸丑詔淮東西川陝宣撫司荊襄招討司荊南安撫司並以參謀官一員兼提點本司屯田公事　右文殿修

撰致仕趙億落致仕提舉台州崇道觀用給事中呂祉等奏也命下而億已卒矣汪藻撰億墓誌云朝廷知公未衰起提舉崇道觀命及門而公卒時乙卯十二月丙申也按億之卒在此前十七日藻所云小誤

甲寅尚書刑部員外郎楊邁直秘閣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使自渡江後由朝士出為川陝帥臣者始此　尚書工部員外郎許睗秘書省正字孫雄飛並罷　遣中使賜諸大將銀合臘藥其川陝荊襄止令密院遣使臣以地遠故也　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卒吏部言服得本官

脚色係曾經勤王人數詔追復徽猷閣直學士東野既貴嘗請於朝與兄弟世為義居禁子孫毋析户又輟俸買田為義莊以給疎族之貧者

乙夘左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凌景夏為秘書省正字用帥守綦宻禮薦也右通直郎樓璹與陞擢差遣遂以璹通判邵州璹异子也為於潛令宣諭官舉其政績詔俟終更引對而甄擢之至是代還用薦者改官乃有是命宣諭官所薦前此未有不得對者當考

丙辰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觀知彭州觀既罷歸屢不赴乃就用之　右廸功郎江袤充勅令所刪定官

己未改樞密院北面房為河北房　諸路制置大使呂頤浩李綱席益次第之鎮詔内侍往勞且以銀合茶藥賜之　國子監丞張戒守秘書郎右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李維行國子監丞維綱弟也史館修撰范冲薦其學問操履置之臺省無所不宜遂召對而有是命

直秘閣李革知興元府中書以興元殘破之後久闕正官撫治故選用之時宣撫司已用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俊守興元革不得上乃改知雅州（興元帥題名王俊今年五月到任日歷李革明年九月己卯差知雅州）

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忞落職罷宮觀依衝替人例係事理重子忞守衡州視事再閱月諸司共劾其徒流編配無慮數十人率皆報復仇怨任情廢法自謂滅門刺史乞送所司治罪先半月子忞已得請奉祠輔臣進呈上曰監司乃外臺耳目

之官既按劾自當推治然有罪者家居待命而證左無辜之人往往淹延囚禁動經歲月深可憫也子忞罪狀既明別不須干證第黜責其身足矣趙鼎曰臣等共議欲將子忞鐫罷不必取勘上可之（子忞此月乙巳自陳宮觀）

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上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為久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儻能稱職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豈獨計臣他官儻有稱職者亦當如此　殿中侍御史周葵試

司農少卿癸嘗入對言今天步尚艱非臣子諷諫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實效因進數所行之事不當者凡二十許上曰趙鼎張浚為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迹之癸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納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指陳便為形迹臣願因人言使大臣易意不惟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之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議大舉而癸三章力言

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未有不先自治其國
而成大功者或言癸沮國大計遂有是命　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劉長源大理寺丞黄珪並為監察御史　詔
上虞縣當職官貶秩一等令提刑司治罪以月中無住
賣鹽數故也其會稽等七縣鬻鹽數少者皆詰之
辛酉起居郎潘良貴言中臺省出納王命敷政四海喉
舌之司也六曹遵奉成憲各揚乃職兵火以来苟簡玩
習視為傳舍其最甚者遇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不依

據格法指定是非常操兩可之説曰更合取朝廷指揮是致朝廷臨時别有衝改長貳郎官循黙奉行不復更有執守每廢一法即後来陳乞者循以為例干求請託紛然無窮若不加察恐省部成法盡壞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嚴飭六曹長貳郎官各務協心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據格法定是非供報仍乞詔大臣事關六曹者不問鉅細一切惟有司格法是從庶幾杜僥倖之門開公正之路仰稱陛下敷政之意輔臣進呈上曰

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能遵守即事稱職格法既定誰復有僥倖之心唯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寖廢也可依良貴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中興聖政史臣曰法外豈得有例哉徇情之私而為法之蠹莫例若也其弊蓋出於特旨為例矣而又沿請之僥倖相乘無不可者是猶從其不齊於物而悉廢其器雖有權量度數無所用之也天下誰為知止足之分者哉然則法安出也傳之祖宗蓋有所創之於上付之有司蓋有所受之於下猶權量度數之器受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之謂遵守

詔勑令所刪定官監登聞檢皷院官自今並令轉對以周葵嘗建言檢皷院隷諫省而刪定官為書局故也

癸酉詔川陜路州縣官不並差川陜人但有内地官一員餘不限員數紹興令差川陜人州不過三員縣鎮寨一員吏部員外郎徐林言比元豐勑差誤故命申明行下明年正月別立法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賔候都督府出使日随逐去江淮措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

不同心頗憂之不欲出口趙鼎察知其意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若兼領屯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為之

乙丑監察御史周秘守殿中侍御史

丙寅都督府奏以集英殿修撰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彦詩並往川陜撫諭詔各賜銀二百兩遣行時張浚將謀出師故令子羽等

見宣撫副使吴玠諭指而玠亦屢言軍前糧乏因命子羽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焉　命湖北帥臣同知鼎州張觷以閑田排鼎澧辰沅靖州刀弩手用樞密院請也

丁卯右朝議大夫韓相主管台州崇道觀相坐蔡攸親黨久斥至是始得祠

戊辰詔御史臺朔參官用在京通直郎以上望參用釐務通直郎以上除宣制及非時慶賀以望參官餘並令

朔參官赴赴　是夜雨雹

是月僞齊前尚書左丞張東死

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在唐為蒙兀部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僞齊劉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于金主亶金主亶入其說詔燕雲兩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牙山採木為栰開河道運至虎州將造戰船且浮海入犯既而盜賊蜂起事遂中輟

聚船材於虎州以張匯節要洪皓紀聞王大觀行程録參修虎州者在雄州之北蒙國編年謂之萌骨子記聞謂之盲骨子今從行程録 按蒙古字原本錯訛今改正其所列異同姑存其舊

是歲都督行府令靜江府昭州折布錢每疋增一千二郡之民歲輸布九萬疋有奇舊法每疋為錢五百至是始增之此據路彬所奏修入

左朝請大夫馮子修致仕子修知普州治有能名上名之子修以年踰七十上章請老乃有是命子修西充人嘗為長安令童貫使陝西士大夫入謁者皆拜庭下子修長揖而入貫怒奏子修莅建神

霄宮不時興作奪官晚乃得州既致仕後六年而卒此據趙逵撰子脩墓誌脩入其月日未見且附年末俟考　南班宗室賜名者二十有一人諸宗室命官者三十有七人　兩浙路見管户二百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三萬餘廣南東路稅客户六十一萬餘西路稅户三十一萬餘客户十一萬餘陝府西路户四萬餘荆湖南路户九十五萬餘成都府路稅户七十八萬餘口二百十六萬餘客户三十七萬餘口九十萬餘夔州路稅客户三十四萬餘口八十六萬餘

福建路户一百三十三萬餘口二百五十九萬餘　有二龍死於泠山金左丞相陳王希尹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松漠記聞　夏國主乾順改元大德四川總領所利州大軍庫有李顯忠西夏偽誥云大德五年正月下按顯忠以八年冬奔夏九年六月還朝合在紹興九年逆數之知此年改元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六金人地名考證

蒙古原書作蒙國卷一百三十三又作蒙兀並誤今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歲次丙辰　金熙宗亶天會十四年偽齊劉豫阜昌七年春正月己巳朔

上在臨安

辛未上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燠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

於溝壑強悍者流為盜賊朕為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
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
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
難之際兩宫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慮之誠是也然
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
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正心修已仰不愧俯不
怍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姿為所當為曾不他卹以陛
下聰明尚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竊

幾之暇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
則中興之業可建矣
壬申都省請令吏部立勲官法應破金人拓地主兵官
萬人以上第一等功五千人已上竒功並許加帶大使
臣已上自武騎尉月給帶勲錢十千正任觀察使已上
自輕車都尉月給二十千應賞功合轉三官者賜勲一
轉五官者賜勲二轉雜壓序封許用勲品後不果行
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用權户部侍郎王俁請也

左朝奉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彦詩爲尚書工部員外郎　直徽猷閣提領都督府市易務張澄行尚書户部員外郎兼提領市易務行府專一措置財用

癸酉申命給舍甄別元祐黨籍時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言朝廷旌別淑慝大開黨禁以風動天下凡隸名石刻之人皆蒙追錄此千載盛德之舉也然而其間賢否是非未免混淆方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擠陷善良以快私忿上意未決而李清臣首倡異議助成

京卞之惡善類由是塗炭而清臣獨留廟堂繼而姦人欺天厚誣太母有欲廢意尚畏天下公議不敢自恣而邢恕乃唾手攘臂力證其事至於反覆變詐如楊畏者固又不足道自崇寧以後黨籍日衆其間固多忠讜勁正之士出處議論具在方冊至如妬賢嫉能助成黨論之人偶乖迎合以至睚眦京卞欲終廢之故借黨籍以報怨汙衊善類以至今日子孫又從而藉口僥覬恩典俾門一啟流風靡靡雖故家遺族未免衒鬻希進傷教

敗俗莫此為甚伏望密詔近臣博訪耆舊重加審訂稍示甄别以行典禮庶幾賢不肖各當其分足以取信天下後世故有是旨日歷書有旨依已降指揮令給舍一就看詳而未見元降旨之日當求他書參考按黨籍清臣執政第二十人畏待制已上第三十三人槩不在籍中直方誤也　詔故贈少保王淵許以死事恩澤二資換給常州田二頃以淵妻齊安郡夫人俱氏有請也　直秘閣提點淮南刑獄公事張成憲同提領都督府市易務　荊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忠義社梁青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

歸時金人併力攻青故青以精騎突而至飛軍前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来者諜言因未可信若此等人来歸方見敵情沈與求曰若敵誠良来者衆則敵情審矣

紹興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親衛大夫忠州刺史梁興狀四年十月與烏瑪喇太師接戰次年奪路渡大河歸本朝則興至飛軍前當在去冬今因奏到附此

甲戌起居郎潘良貴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董弅為起居舍人良貴未就職以父喪免給事中呂祉等言良貴以父年高十五年之間出仕不過數月貧甚無

以舉投詔賜錢五百緡令所在以上供錢給之賜錢指揮在是月壬辰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有潘良貴者父年九十餘臥病累年趙鼎聞其儉薄欲引為黨許以從官名之即至自秘少遷柱史又遷中書舍人纔旬月間命未下而厥父死矣　右承奉郎孫道夫為秘書省正字道夫召對上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為復陝西之基措置荊南以為守江左之策上稱善　武經郎權知閤門事潘永思為右武郎同知閤門事

乙亥右諫議大夫趙霈言比年以奔競日滋廉耻道喪

指臺閣為要津笑州縣為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遇賜對則明與陞擢差遣一有過累則明與外任差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內任為重乎願明詔大臣凡任省臺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監司郡守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為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為之丞更出迭入居中補外以息奔

競以興廉耻使士無入而不出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承信郎徐如海杖脊黥隸化州如海陷北不得歸變姓名至臨安為偽齊詗事因投匭上書為有司所覺故黥之　夜雷

丁丑詔納粟別作名目授官人毋得注親民刑法官已授者並罷自今到部隱漏不實者抵其罪時論者謂縣令民之師帥刑法之官人命所繫不可輕以授人比年

軍興以納粟得官者不謂之納粟或以上書文理可採或作獻納助國與理選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勸其樂輸使得為官户而銓曹别無闗防之法近年以來固有得縣令亦有得法司者此曹素未嘗知政務直以多貲一旦得官若遂使之臨縣議刑其不稱職必矣既不能稱職必為民物之害欲下吏部立法闗防仍先次改正故有是旨

己卯手詔朕以菲德致兹旱災痛念斯人流離窮苦屢

詔諸路常加撫存尚慮未能深體此懷奉承弗謹令仰三省檢會累降寛卹事件布告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毋使詔書徒為文具又勘會荆湖南北江南東西路旱傷湖南委吕頤浩江西委李綱各選差近上屬官分詣管下往来㸃檢賑濟其湖北江東並委帥守依此

詔戚里之家見任添差官令别作措置初右諌議大夫趙霈入見論今添差官貟數猥多無補於事若不减罷國用益窘然有不可一槪罷者如宗室歸明歸朝

官軍班換授及軍功優異之人乞存留外餘悉罷去以紓今日用度之闕章再上進奏院言除川陜外諸路添差官一千五百四十員戚里之家七宗室六百六十七歸朝官一百六十四歸明官二百八十四三省樞密院遠赴行在官十軍班換授一百八十八軍功一百六十一隨龍二十六歸附官二十三奉使之家十乃詔隨龍官係祖宗舊法奉使官理當優恤其餘忠義可嘉皆勿罷所省者七員而已　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

軍事權川陜宣撫副使邵溥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參議軍事

辛巳罷綿州川陜宣撫司邵溥竢結局赴行在宣撫副使吳玠依江東淮南宣撫使體例專治兵事軍馬聽玠分撥錢糧令都轉運使趙開拘收限半月結局初張浚既召去王似盧法原以宣副代之溥又代之數人者務私相勝軍政民政弛紊不可具言故有是旨舊宣撫司有兵三萬馬數千至是皆屬玠矣熊克小歷云辛巳吳玠陞宣撫使按玠正

使名在九年正月克但見日歷書有旨吴玠依舊川陜宣撫使遂承其誤不復考耳恐是元降旨失契勘或日歷脫字當考

浚之初入蜀也在軍中者皆依衘官例給劵有職事人支供給月犒隊下敢效支錢米其餘兵校則依軍額支衣糧及料錢及玠專為宣撫副使始别立格例隊官已上依衘官支驛料供給隊下有官人以武藝高下給月糧又添支絹錢敢效諸軍依軍額外以武藝高下添支銀錢盞以為激勸也然諸軍折色米麥各以軍屯所在之直為準故米每石少者八九千多者至十二

千議者患其不均然沿襲既久終莫能革也淳熙十三年二月辛亥吳挺奏請并十五年七月戊午指揮可參考

太常丞王普言宗廟之祭於禮不合臣請論之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太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益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始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

我太宗嗣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至熙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熙寧之禮為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三尺之童知其不可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熙寧尊僖祖為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以來宗廟之祭止于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

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為甚欲乞考古驗今斷以
聖學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數當遷自太宗至于哲
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為廟
之始祖每歲五享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
仁宗神宗南鄉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為穆五年一
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盡
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若四祖神主臣謂宜倣唐禮
祔于景靈宫天興殿遇大祫之歲就行享禮按禮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為限僖祖廟既當遷又非郊禘之主尚仍配帝於禮無据宣祖皇帝實生太祖當為禘主萬世不易則配食感生無可疑者先是起居舍人董弅嘗有是請詔侍從臺諫過防秋集議未及行逮普疏入乃趣侍從臺諫禮官參議于尚書省後二日上謂左僕射趙鼎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居東鄉之位合於禮經必無異議明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載在禮經無可疑者士大夫往往有異同之論乃命議者各具討論文狀申尚書省既而卒不行紹興元年

十二月丙戌 罷御史臺平反刑獄推賞時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察官皆出陛下親擢糾察六曹之稽遺乃其職事平反刑獄糾察之一也居是職者宜不待賞而勸歲終刑部保明與羣吏同賞亦非所以待糾察之臣故有是旨 刑部侍郎廖剛乞以磨勘一官回贈其祖父丕右承務郎從之所書可參考

壬午宗室伯玖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時年七歲　初
命川陝四路轉運司每季於孟月上旬定日集注在司
待次官窠闕注訖申部以革注擬不公之弊用言者請
也既而都省言訪聞多是藏匿闕次理宜約束詔制置
大使席益覺察按奏後旨在是月甲申
癸未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
通成二百卷　中書舍人兼侍講資善堂翊善朱震試
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

資善堂翊善范沖陞徽猷閣直學士他職並如舊　故中散大夫開封府左司録孟彦弼追封咸寧郡王以昭慈聖獻皇后親弟特封之也（彦弼忠厚父已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恭惟主上當焦勞之日減放宮女節省中禁之費務為勤儉以率天下在於臣子宜上體天心伏自國家多事以來養贍軍旅調賦日新所費不貲世忠積俸之餘尚可枝梧願將世忠合得俸禄一切倚閣俟至恢復中原職方貢賦咸入天府然後請於有司優詔不

許

乙酉武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知泗州劉綱丁祖母憂乞解官承重州人共留之後五日詔綱免持服

丙戌尚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為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浚即張榜聲豫叛逆之罪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駐軍承楚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太平州江東宣撫使張俊屯建康府兩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

在鄂州朝論以為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敖滬閒則楚不敢越境而西益大軍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深入故太原未陷則尼瑪哈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後空闊為疑曾不議其糧食所自来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浚既白于上又以告之同列惟上深以為然於是參知政事沈與求言都督府闕取空名告敕宣劄以萬數

臣疑其有所為以問趙鼎張浚而不以告臣今又見浚言有川陝荆襄之行此固用兵之謀臣初不以為非第欲審而後行況遣宰臣之出乃大議論臣實參機務而不與聞是智不足謀國也乞罷政不允是日詔百官出城送浚行宗正丞孫緯向浚自言沂人丞相此行恢復中原望以緯守本郡浚大喜對衆稱善而許之熊克小歷稱詔百官出城班送浚行誤也日歷正月十五日癸未三省奏勘會張浚視師荆襄已免班送有旨令百官並出城餞送今從之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

丁亥淮東宣撫司叅謀官陳桷淮西宣撫司叅謀官李

健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郗漸對于内殿上諭以

國家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

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況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

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曰措置如此

社稷幸甚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何其易而其效何其廣也趙充國之於湟中是以

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謹之于代州是以郡守而行之也

韓約之于振武是以部刺史而行之也率不過一二歲

而軍儲富矣今以天子之命令國家之事力而每病其難經歷歲月未覩厥成則將帥怙不加意抑韋任使之意也使其開渠引水用以澆溉能若鄧艾躬耕百畝課督將校能若郭子儀如是而有不成臣不信也亦在賞罰勵之耳

詔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韓璜市米三萬石赴湖南帥司賑濟此據呂頤浩五月一日所申修入

己丑以皇伯華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𤥽薨輟視朝尋贈令𤥽開府儀同三司賜銀帛百匹兩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場錢先還一半不便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於

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宜如縉所奏

辛卯内侍衛茂恂降一官送吏部茂恂往岳飛軍前撫問受餽過數内批降黜輔臣進呈上曰受餽送過數宜坐以贓罪今降官已是寬典須當逐之使為外任沈與求曰陛下罰此一人可以為後來之戒上曰有罪則罰何但此一人趙鼎曰陛下懲戒如此後人必不敢犯

詔諸路監司帥臣曰朕以督護之重付在相臣臨遣視師俾分閫制凡所措畫動干事機惟爾監司帥守郡縣

之官宜皆戮力同心協濟國事苟或懷私害公慢令失職已命張浚就加黜陟以聞國有常典朕不敢貸咨爾衆士毋敢弗虔　吏部尚書兼侍講孫近兼侍讀吏部侍郎劉大中兼侍講制曰朕惟王教典籍皆先聖所以致治之成法也屬時多艱不忘稽古設官勸講豈直踵故事而已哉慨念熙寧以來王氏之學行餘六十年邪說横興正塗壅塞學士大夫心術大壞陵夷至於今日之禍有不忍言者故孟氏以楊墨之害甚於猛獸亂臣

賊子與夫洪水為患之烈信斯言也朕方閑邪存誠正心以正百官推而至於天下之心自非直諒多聞所謂益友者孰與考質疑義以輔朕之不逮大中博洽古今持論不阿擢自諭思俾充此選夫作於心而害於政念既往之不足懲尊所聞而行所知庶將來之有可復朕罔敢不勉爾宜悉其所藴

癸巳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諸處推鞫公事惟姦贓之吏多挾智數重賄獄司追理干繫停緩歲月使陳詐及照

證之人各有退心然後贓狀可以昭雪其堅執不退者往往非理致死欲乞委諸路提刑司檢法官看詳有情款異同而申報病死者研究情實如有寃枉具申朝廷庶幾官吏不致輕害人命從之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戒約旱災路分監司帥守賑濟飢民等文字上曰歲飢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為發廪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茍為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文具耳宜申飭有司多

方措置米斛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浙東路令逐路監司行下旱傷州縣恪意遵行如奉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為盜即重行竄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罰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水旱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處之周有荒政漢有賑貸之令本朝從而推廣之災之所被必開倉廩已逋負休力役甚則轉他路粟以給之又甚則出内帑金帛以濟之視前代益周密矣至於戒飭監司督州縣以存恤有方與奉行不謹者而為之賞罰則自太上皇帝始州縣之官以字民為職者也職乎字民遇其災而不能救焉罰將奚辭彼知罰之可畏而賞之可慕也於救民何敢不力民之免於溝壑者非太上皇帝之賜歟二百餘年之間

德積而彌高澤濬而益深民之戴宋永永無斁宜矣

乙未萊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司公事邊順乞外任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慎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待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漢以諸呂幾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典兵豈非以太后故欲恩之耶昭卒犯法誅死尚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譏之以舅后

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為萬世法也

丙申進士魏悌特補將仕郎悌行可子也行可之應募出使也朝廷已官其子弟至是其家復援例乞官子孫四人詔如所請而言者論行可名節無聞雖拘留未返朝廷所當存恤然恩例過厚公論未允故但錄其子孫焉

丁酉尚書都官員外郎錢棐改禮部棐自御史府再轉為郎既而乞補外乃除知泉州（二月辛亥除郡）左朝散郎新

判湖北路轉運判官馮康國為都官員外郎左宣義郎
薛徽言守比部員外郎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
陞轉文臣廸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教
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
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閤門祇候三萬緡武翼郎
已上帶閤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帶五
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

給其家並作官户見當差役科敷並免如将来參部注擬資考磨勘改轉蔭補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仍免銓試金帶永遠許繫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 原書作黏罕誤改見卷一

烏瑪喇 原書作五馬誤改見卷三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之說故命出守三月己卯再責

詔江西轉運司於去年上供米内共撥二萬石付帥司為賑濟之用即不得有妨應副岳飛一

軍米數

庚子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湖南制置大使吕頤浩並兼本路營田大使翌日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川陜宣撫副使吳玠亦如之飛玠惟不帶大字　賜兩浙都轉運使李迨詔書奬諭以右僕射張浚言迨近措置酒稅課利錢僅五十萬緡備見體國故也　詔諸路給賣户貼錢依限逐旋催納起發毋得希覬妄亂申

請先是已減下户所輸之半又詔全無物力人户皆免
都省言䖏州縣猾吏妄說事端致令人户意望再有更
易不行依限送納故條約焉既而右僕射張浚言元降
指揮非奉聖旨不得支使方今軍事之際無措置屯田
所費益廣已逐急取撥應副使用乞俟支使了畢具實
數奏請除破從之浚奏請在三月癸巳
辛丑左承事郎鄒柄充樞密院編修官　司農寺丞都
督府主管機宜文字葢諒撫諭川陜還入見詔進秩二

等

壬寅持服前左中大夫富直柔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時直柔方持所生母喪故有是命既而言者論直柔徧以書達權貴圖起復章格不下會直柔辭免新命趙鼎進呈言實無此事上曰鎮江謀守出自朕意小大之臣未嘗有薦直柔者前已面諭臺諫今且當降詔不允彼再有請則從之可也既而直柔引祖繇故事乞終喪制上許之上詔在二月己未直柔再奏在四月辛丑

詔利州路經畧安

撫使郭浩襄陽府路安撫使張旦金均房州安撫使柴斌知建康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葉宗諤知鎮江府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李謨並兼營田使先是淮東西湖南北荆南帥臣皆已兼帶至是悉命之　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屯田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會張浚出行邊因出户帖錢二十萬緡為本浚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依民間例召莊客承佃每五

頃為一莊客户五家相保共佃一人為佃頭每莊官給牛五具種子農器副之每家别給菜田十畝又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勿取息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遂命屯田郎官樊賓提舉糧料院王弗同推行焉七月

壬申又置營田司

癸卯司農寺丞蓋諒言四川提轉牧守之官恃去朝廷阻遠輒法外用刑如軍民少有違犯其處斷輕重係於臨時喜怒之私上負陛下好生之德乞速加禁止詔制

置大使司密切體究按劾聞奏　都督府劾士張鶾按鶾字字書不載或係鶾字之訛特補下州文學鶾陜西免解進士也鮮潛在荆南便宜版授至是命之　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沿邊糴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未嘗檢舉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做舊法先椿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

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期於必信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萬緡充糴本將悉行東南馬

五月乙酉改為劄子 尚書刑部侍郎廖剛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剛引疾求去疏三上乃命出守

左廸功郎林㒃循兩資與堂除差遣㒃乞上所著易書詔給事中朱震詳閱震言㒃積學有年用功至勤乃令明州給劄録其所著易說及天道大備書變卦纂集等合二十六卷上之故有是命

乙巳右諫議大夫趙霈言去秋旱傷連接東南今春饑饉特異常歲湖南為最江西次之浙東福建又次之然今日賑救之術不過二說惟兼行之斯可以活飢貧而消盜賊一則發廪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户賑糶以給之諸路固嘗有旨許借常平義倉矣又嘗令州縣措置賑糶矣然艱難之際兵食方闕義倉之粟諒亦無幾州縣往往逐急移用無可賑給唯勸誘民户賑糶尤為實惠然豪右閉糶益甚常態況當飢歲彼孰知恤全在

州責之守縣責之令多方勸諭上户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糶稍濟貧乏之務在均平然自來官中賑濟多在城郭遂致鄉村細民不能徧及臣願以上户所認米數紐計城郭鄉村之户多寡分擘米數縣差丞簿於在城及逐鄉要鬧處監視出糶計口給數照支或支五日或併十日其交籌收錢並令人户親自掌管官不得干預既無所擾人亦願從此惠而不費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之術也從之

丙午賜兵部尚書折彥質進士出身時參知政事沈與求數求去趙鼎欲引彥質代之以其進不繇科第乃有是命　監察御史梁弁言行在倉官任滿有出剩之賞由此諸州綱運多端加量枉被監禁望賜寢罷若任内交納不擾特與推恩庶幾其弊可革從之　敕令所奏川陜路知州通判不並差川陜人無通判而但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者同職官判司兵官令佐並準此監司屬官每司不得過二員著為令先是吏部省記川陜人州

不過三員縣鎮寨一員既而員外郎徐林以為不便乃更立法焉

戊申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請復以襄陽府路為京西南路唐鄧隨郢均房州信陽軍並為所隸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追復寶文閣待制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時浩子柄入對上誥諫立元符皇后章疏手藁給事中吕祉等奏其言直而婉肆而隱有古諫諍之風與世所傳偽疏激訐淺俗繆妄之說不同竊惟浩之

名德表在一世如是而前日追復止于舊職未厭公議欲望優加贈典仍許依曾肇豐稷例賜謚庶以副主上優恤黨人旌顯忠直之意故有是命　右儒林郎姜仲開特改右宣教郎通判鄂州仲開宰邑有聲為宣諭官薦對故也　太學生張逸補右修職郎進士魏昌明補右廸功郎二人自淮北來歸故録之　進義副尉尹機為右廸功郎李鶚為下州文學鶚陽翟人祖薦嘗從蘇軾學為文章元符末以上書詆誣入自訟齋不第死機

安化人趙鼎之末第也嘗從機父天民講學天民仕不達而卒二人嘗以策干主管馬軍司公事觧潛於荆南潛還朝例補武職雞能為歌詩援黨人子孫例訴于朝都省言薦在元祐間名重一時坐應詔上書終身廢棄依赦合該録用子孫鼎又請以給使一官及親屬轉官恩例為機換文資以伸師友之義故有是命　詔江西轉運司相度以旱傷州縣下戶所納苗米價錢於江次糴糴客販米斛初上以江西湖南旱命四等下戶苗米

皆令折納價錢而江西漕司請放稅四分已下者仍理本色至是又言撫州已催二千餘斛它郡皆無之乃詔洪吉等州分析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去歲災傷至甚官司檢放未必以實四等以下該納價錢者少催督日久未見申到其實可見近湖北轉運司申鄂州見商販米斛船到岸價例不至高貴乞降輕齎和糴若令江西轉運司委能幹官就江次糴發縱折納價少除津般縻費欠折之外官司貼支數亦不多使一路細民免監督之

苦無逃移之患甚大惠也詔相度措置申尚書省

庚戌殿中侍御史王縉為右司諫監察御史石公揆守殿中侍御史制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謂輔弼疑丞大臣之職朝夕納誨務引君以當道者也後世事任言責析為二途官以諫為名而所用未必賢於是大臣不得盡其規而人主不得聞其過矣況未濟艱難慮多闕失顧茲任屬尤難其人縉孝謹忠信有古人之志德稱於士友而達於朝廷頃自郎闈擢居憲府三院御史爾

歷其二馬不好訐以為直不撓法以掩姦不為人飛走以搏吠所憎肆惟汝嘉俾陛諫列夫孝有移忠之道職在盡言之地勉行爾志以弼予違　詔江浙閩廣諸路總領賣田監司榜諭人户依限投買鄉村户絶并没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道泥田昨為兼并之家小立租額佃賃者永為已業更無改易仍令户部與監司州縣毋得申請少有更改用三省奏也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公事薛弼言近以朝廷催趣應副岳

飛月樁錢九萬貫并撥上供米十萬石往鄂州又撥四等折錢餘米應副岳飛又撥二萬石應副荊南王彦又撥一萬石應副鼎州臣愚兼管潭州備見帥漕兩司虛實本路因旱甚民流檢放之餘通不及三分稅米内仍有五等下户折錢之數委無可以支給本路大軍并將兵自十一月折半支錢尚自拖欠一月及口食等米無可指準遜旋守等諸縣催趣殘零放不盡税斛升支散惴惴有旦暮之憂今來十二月積陰雨雪不止自下旬

雪霰交作間有雷電氷凝不觧深厚及尺州城内外飢
凍僵仆不可勝數除用度牒招募僧行隨即瘞埋旬日
之間閱實剃度僧行不少自中冬闕食城内白晝劓刼
城外十室九空盜賊廹於飢窮十數為羣持杖劓奪行
旅舟船道路幾於阻絶除散遣緝捕官晝夜廵察遇有
發露隨即擒獲斬決流配殆無虚日近方少戢流移漸
歸墾治田畒遭此凍雪寒餓死損枕籍道路雖自席益
在任分置三埸給粥以濟日近數目加增至市里居民

逐軍營婦不憚愧耻與乞丐隨逐仰給觀此災沴正宜倍加賑卹以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况本路州縣累經敵馬殘壞尤甚遺黎九死之餘去歲一年備兼五大大兵大火大旱大飢今復大雪若通融一路所有極力救濟或恐不能延及秋熟蓋去麥熟尚四月禾熟尚七月若更撥錢九萬及撥米應副四處非唯上供已無可支移其錢亦何由辦足定見州縣剥膚椎髓百姓愈不聊生臣昨嘗以帥司激賞有備屢乞責辦相兼應副湖南

軍馬及席益移鎮罄竭所有秪了迎新送故之費今帥漕兩司空虛無一月之儲而大軍諸兵有拖欠之積萬一雨雪不止移運不繼飢寒併至或生他虞雖誅責臣身無救於事亦知朝廷費廣不敢別覬支降唯望特降睿旨將應副諸處錢米速賜蠲免詔弼將節次降到米斛疾速措置賑濟仍具去年上供苗米正色及折錢實數申尚書省著此以見湖南事宜兼自來監司所奏災傷未有如此之詳者故全載之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

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為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自書裴度傳賜浚　右宣義郎湖北京西招討使司參議官李若虛提舉京西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轉運提刑司公事以招討使岳飛言自收復後來未曾差置監司慮無以檢察州縣故也

壬子都督行府闢右朝奉大夫江東宣撫使司主管機
宜文字郁漸在軍日久備見宣力陞充本司參議官
右承事郎直秘閣邢孝揚為武義大夫忠州刺史主管
萬壽觀公事以其家有請也
癸丑閤門祇候添差婺州兵馬鈐轄徐宗誠閤門祇候
添差徽州兵馬鈐轄丁禩並發付淮西宣撫司使喚二
人皆劉光世故校故光世請之
甲寅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充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堂饌自艱難以來至為非薄趙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諸將下速省寺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廚公吏云日費香直且數十緡酒饌不計也如執政折彦質劉大中輩從官范冲朱震胡寅魏矼輩每酣飲必抵暮方出省創為巨盃號升甕一杯容酒一升謂盞為甕者俚語也至是宰相不速郡守都堂成酒肆矣勝非所云不得其時今且附彦質執政之後其曲折當考遣帶御器械錢愐往台州撫問其母秦魯國大長公主仍以銀合茶藥賜之　詔偽造綾紙度牒依詐為制書法斷罪用禮部請也時以軍興配賣度牒於諸路故條約之

乙卯給事中朱震言國家改官之法選人六七考用舉主五員始改京秩所以周知民情練達世務養之以久然後舉而任之近歲戎馬生郊士多失職陛下覽羣臣之議給宮廟之祿待之固已優矣而又用其考第求薦於前執政之門以充舉主五員之數無乃太優乎臣愚乞自今而後有用宮廟年月改官者須一任知縣或縣丞補足合用考數然後兩任闕陞知州一如舊法不歷州縣者不得任朝廷之官若異才實能朝廷之所擢用

者不在此例如此則抑侥倖之俗止奔競之風施之於政庶無妄作害民之事矣詔吏部勘當　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舉罰銅八斤坐應報江東宣撫使張俊文書違滯也俊劾鵬舉報事不實出言輕慢趙鼎令鵬舉分析俊再乞黜責乃有是命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執金人之將貝勒雅哈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硬探偽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

騎南來與之遇衆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衆突入陣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翌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二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升高邱以望通軍通馳至陣前請戰金將貝勒雅哈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女真小國侵犯王畧我肯與爾俱生乎即馳刺雅哈雅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仗

以手相格去陣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雅哈办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鋭掩擊敵敗去是日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為其徒伍俊等九人所殺先是進據險為寇朝廷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招之進不受直徽猷閣知鼎州張觷使人說俊等而遣兵捕之俊斬進及其妻子詣觷降餘黨招戮殆盡後録其功以

俊為秀州兵馬鈐轄其徒一百七人授官有差日歷魯攀等一百七人以四月九日丙午補官

丙辰右武大夫達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張旦復舊官充荆湖北路兵馬鈐轄用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請也先是飛赴都督行府計事遂自鎮江入朝上召對于内殿賜飛金酒器遣還岳飛入朝日歷不載但於二月丁未書張俊乞令内殿引見及於此日書有旨左藏庫進金二百兩賜岳飛酒器使用不知何日引見也

直秘閣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薛弼陞一職知荆南府兼管内安撫使洪州觀

察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軍安撫使王彦為保康軍承宣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朝議以襄陽重地故命彦以所部鎮之彦除襄陽日歷不書　是日韓世忠圍淮陽軍

丁巳左從政郎徐嘉特改左宣教郎嘉為德化令以宣諭官薦對遂命監行諸軍糧料院四月甲子　詔湖北京西帥司於招討使岳飛並用申狀

戊午詔中侍大夫保信軍承宣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

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以入隊萬人赴都督行府使與張浚欲以沂中助韓世忠故有是命後二日詔沂中落階官為密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遣行張浚以沂中助世忠事詳見三月乙亥趙密事內 右朝奉大夫王約監行在交子務 詔諸路常平司於管下客旅會聚州軍權置市易務候事平日罷用都省奏也

己未遣權戶部侍郎劉寧止往鎮江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所用錢糧雖各有立定窠名及

專委漕臣應辦自來多是互相占吝不肯公共那移因致闕乏動經旬月深慮生事望於户部長貳内輪那一員前來置司專一總領措置移運應辦故有是旨寧止請諸路監司州縣事干錢糧如有違慢許臣奏劾重寘典憲内通判以下一面對移沿邊州縣依條取勘從之寧止申請在是月丙寅

辛酉權主管侍衛馬軍公事解潛兼權殿前司帶御器械劉錡兼權提舉宿衛親兵以楊沂中出戍故也 是

日韓世忠自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如河間求援于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猊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彦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

敗去趙雄撰世忠碑云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班師王亟還此與趙甡之遺史所書不同按世忠實以無援而退非得城而不取也今從遺史碑又云大敗敵衆暴戾三十里恐亦不然蓋雄所撰碑第據當時功狀不參考他書故也今不盡取淮陽民從軍南歸者萬數都督行府悉授田居之上聞詔州縣存恤之毋令失所詔州縣存恤在四月丁未

壬戌詔折彥質兼權參知政事　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言兩路州縣官有蠹政害民贓污不法之人乞許本司一面對移事重者放罷具事聞奏從之　直龍圖閣江東轉運使向子諲陞秘閣修撰子諲赴都堂稟議上

召見進職遣還　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江淮屯田誠財用之本然使兵民並耕則不能無侵擾之患臣愚以為必無願耕之民然後使揀退之兵如此則軍民兩得其宜於事為當詔送都督行府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明州從所請也中書舍人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與求繳詞頭他書不載今以趙霈劾中先章疏修入與求乞宮觀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

詔臨安府民間僦舍錢不以多寡並三分中減一

分白地錢減四分之一　是日觀文殿大學士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於內殿前一日綱入國門趙鼎奏已有旨內引然來日偶是寒食正節上曰朕宮中每日食後畧治家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日自可引對鼎曰陛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上諭綱曰浚自富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

丙寅詔諸軍器甲漸已足備自今置到軍器等並於內軍器庫樁管雖奉特旨亦許執奏

是月加封梁瀘州刺史陸弼為靈濟昭烈王弼咸陽人天監中卒於郡還葬射洪之白崖山下因廟祀焉後又加助順佑德四字十一年五月加助順二十三年二月又加佑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八金人地名考證

貝勒雅哈 原書作孛堇牙合誤今改正